

大地文学

卷一

中国国土资源报社
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
编

罗布泊..... 黄世英
堰塞湖之鹰..... 梁守德
会说话的土地..... 郭传义 龙回仁
这里是无人区..... 陆澹琮
迷魂幽里说迷魂..... 刘兴诗
我盛大的土地..... 叶世斌



中国大地出版社

大地文学

(卷 一)

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编
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

中国大地出版社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地文学. 第1卷 / 中国国土资源报社,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 编. —北京: 中国大地出版社, 2010. 10

ISBN 978 - 7 - 80246 - 372 - 1

I. ①大… II. ①中…②中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93908 号

责任编辑: 李 颖

责任校对: 杜 悦

出版发行: 中国大地出版社

社址邮编: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1 号 100083

电 话: 010 - 82329127 (发行部) 010 - 82329120 (编辑部)

传 真: 010 - 82329024

网 址: www.chinalandpress.com 或 www.中国大地出版社.中国

印 刷: 北京纪元彩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6.75

字 数: 40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246 - 372 - 1

定 价: 35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大地文学（卷一）编委会

总 策 划：陈国栋

主 编：李约汉

副 主 编：刘扬正 徐 峙

特约编辑：宋晓群 孟广友 吴文峰

李春生 尘 子

从大地中来 到灵魂中去

——写在《大地文学》出版之际

传承了国土资源文学血脉的《国土资源文学》，走进了《大地文学》新时代。

我们是这样紧密地与大地血肉相连，不可分割；大地生长我们，也生长我们的文学，生长我们永不停止的思考与感受、理想与追求；大地是我们书写的对象，也是我们力量的源泉。回归“大地”，反映了我们回归本质的努力。

那么，索性就让我们大声喊出“大地文学”这个名字吧！让我们从大地广博无涯的胸怀中更贪婪地吸收养分吧。

也许是巧合，也许是必然，“英雄”的主题成了本卷《大地文学》的主线。电影剧本《罗布泊》集老作家黄世英五年心血而成，展示了地质队员们在罗布泊历时八年找钾盐的生死历程。它是极度现实的，每一个字都写在罗布泊茫茫的沙地上，现实得如此残酷，如此刻骨铭心；它又是极度浪漫的，地质人的豪迈情怀和瑰丽多姿的大漠风情、楼兰遗风交织成一部狂想曲，浪漫得让人热血沸腾，无限神往。这是一部英雄的史诗，一部“新时期地质文学题材的黄钟大吕”。报告文学《这里是无人区》写的是以超常的毅力在祁漫塔格无人区找矿的英雄；《会说话的土地》写的是誓死捍卫18亿亩耕地红线的英雄；中篇小说《堰塞湖之鹰》写的是舍生忘死抗震救灾的英雄；散文《迷魂幽里说迷魂》写的是老骥伏枥、志在千里的英雄；诗歌《风雨羌塘若许年》写的是在藏北羌塘找石油的英雄……形形色色的英雄，构成了国土资源系统群星璀璨的银河。

与“英雄”的雄阔主题相映成趣的，是杨沐、言子、付秀莹三位女作家带来的柔美气息。杨沐对个体经验的超常把握，言子对“故乡”主题的独特

书写，付秀莹对生命存在的深刻体验——三位作家，一样的细腻，一样的传神，又一样的卓尔不群。如果说“英雄”主题的作品展示的是国土资源文学的广度和厚度，那么，“女作家三人行”展示的就是国土资源文学的深度和锐度。

还有《我盛大的土地》的沉郁，《追责》的苦涩，《居延海之约》的隽永，《读书札记》的灵动，《节气歌》的淳厚——在这个收获的季节，《大地文学》就像一枚从大地中吸取了丰厚营养的果实，既有秋之丰腴，冬之凛冽，也有春之清新，夏之浓郁。

果实已熟，请君品尝。

徐 峙

2010年9月

目 录

剧 本

- 罗布泊 黄世英 (1)

小 说

- 堰塞湖之鹰 梁守德 (59)
女作家三人行 (83)
三朵花里的黄金
——杨沐、言子、付秀莹印象记 孟广友 (84)
香巴拉 杨 沐 (85)
我的云南 言 子 (90)
翠 缺 付秀莹 (114)
追 责 孟广友 (118)
古 镇 朱银城 (125)
镜 子 蓝 兮 (132)
进城的狗 进城的树 施建石 (135)

报告文学

- 会说话的土地 郭传义 龙回仁 (138)
这里是无人区 陆德琮 (170)

散 文

- 迷魂幽里说迷魂 刘兴诗 (195)
读书札记 符恩军 (203)
一枕清霜 夏 磊 (208)
居延海之约 贾志红 (212)

神交翡冷翠	王 玮 (215)
节气歌	徐兴旗 (217)
风月扬州	王 旭 (221)
又见清明	华玉红 (224)

诗 歌

我盛大的土地	叶世斌 (226)
理想的诗歌	叶世斌 (230)
青海地理诗典	章治萍 (231)
风雨羌塘若许年	王 剑 (235)
诗也消乏 酒也消乏	杨晓光 (238)
地域诗歌朗诵会特辑	(240)
短诗二首 昌政/突然想起向日葵 老铁/桃花 季振邦/轻轻的白色 安琪/一天 刘川/桥墩下的梦 廖蕙琳	
中国国土资源作家网诗歌特辑	(243)
施南城 在这里 胡礼忠/忽然就是冬天了 魏连春/ 松林里的故事 范宗胜/故乡又一次传来矿难的消息 陈跃军/玉树, 天堂里的一棵树 臧志奇/晨练即景 康平/绿色伊春 夏文成/野梨树 景松营/思念, 像 微风拂过山林 欧阳新献/云南吟草 汪洋/戚氏 陈锦林/沁园春·湖湘行 宋晓群/无题 林间流水/ 故园春思 蒋复琨	

评 论

康平报告文学的思想与艺术	李约汉 (249)
一种可能的对白	
——读娜夜的诗	雨 辰 (254)

剧 本

罗 布 泊

黄世英

序：罗布泊的卫星影像

卫片上的“地球之耳”，酷似人的一只大耳朵，不但有耳轮、耳垂，甚至还有耳孔。

字幕：1972年7月，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送给周恩来总理的礼物：这帧美国资源卫星拍摄的罗布泊卫片“地球之耳”。

“地球之耳”幻化成广袤无垠的罗布荒原：沙丘、盐壳、雅丹，组成一幅别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图。

1. 库木库都克沙漠 日

望不透的沙丘，像一片凝固的海浪。

烈日炎炎，热气蒸蒸。沙海中一道线性的黑点在蠕动着。

黑点渐渐变大，数不清的战士牵着警犬在拉网式地搜寻。

彭加木失踪地纪念碑特写。

字幕：1980年6月17日 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神秘失踪

2. 干涸的湖盆 日

一架黑鹰直升机在低空飞行。

灰褐色的湖盆里，渺无人迹，一座沙包上出现一个蓝点。

直升机向那蓝点俯冲下去。

沙包上支着一顶蓝色小帐篷。

余纯顺墓碑特写：青铜头像与一双铜铸的靴子。

字幕：1996年6月17日 著名探险家余纯顺在穿越罗布泊时不幸遇难

3. 罗布泊核试验场 日

一声巨响，一片刺目的白光划破天空，天地间的一切瞬间变成了曝光过渡的定格

镜头。

地面上，弯曲的发射铁塔、废弃的营房、断壁残垣上的毛主席语录依稀可见。

核试验场里，已不见车来人往，一片沉寂。

字幕：1996年7月30日 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停止核试验

4. 新疆地质调查局会议室 日

墙上悬挂着巨幅的“地球之耳”卫星影像。

长条形书案上铺展着几幅三维立体图：罗布泊含钾三维立体图、罗布泊氯化钾异常三维立体图。图旁边放着十几块含钾矿石和一个绿漆脱落的地质旧水壶。

会场里座无虚席，身材瘦高的罗布博士（28岁）、身躯魁梧的地质师大胡子（30岁）、时尚帅气的青年地质师何尚（24岁）、眉清目秀的钻探助工承志（27岁）、体态肥胖的万金友（48岁）也坐在其中。

头发已经花白的冷媚（62岁）站在“地球之耳”图前，指着案头上的三维立体图介绍着，她气质高雅，是位宛若平静湖水的女地质学家。

字幕：冷媚 新疆地质调查局原副总工程师 盐湖学专家

冷媚：“25年前，科考队进入罗布泊破译‘大耳朵’之谜时，不仅首次在那里发现了固体钾盐，副队长冷杉遗留下来的这只水壶中的卤水，钾的含量已经达到工业品位。最近部航遥中心在罗布泊进行伽马能谱测量时，又发现了6处钾盐异常。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了罗布泊是寻找钾盐的最理想靶区。”

大胡子、承志在认真地记录着，罗布、何尚在飞快地敲击着笔记本键盘。

体态发胖的阿布拉（55岁）从案头上拿起一块矿石站起来。

字幕：阿布拉 新疆地质调查局副局长 高级地质工程师

阿布拉操着一口浓重的新疆普通话语调：“这个钾盐嘛，是战略矿产，它涉及粮食安全。可我们国家嘛，80%的钾肥依靠进口。这几年国际市场上的钾肥价格连年攀升，要从根本上改变过度依赖进口的局面嘛，只有寻找到新的钾盐矿床，才能摆脱国外垄断的制约。你们这次嘛，进入罗布泊找钾，是肩负着国家的使命……”

会场里鸦雀无声，与会者神情凝重，都在认真地倾听、记录。

5. 罗布人村寨 傍晚

寨子大门如同一个戴着帽子的人的头部，两侧是鱼的图腾。一群罗布人的孩子跑来跑去，在大门前嬉戏。

头戴船型帽、脚穿黑皮靴，身着过膝长袍的热合曼（76岁）站在大门前，手搭凉棚望着海子。

海子里传来具有浓郁罗布人风情的古歌，一条独木舟从水中胡杨林里钻出。

叮咚的驼铃声越来越近，两峰骆驼来到大门前，一峰驼背上驮着几大块岩盐。风尘仆仆的卡西木（28岁），仿佛是罗布的克隆人，见到站在门前的热合曼便急忙从驼背上跳下。

卡西木吐着舌头：“爷爷，我回来了。”

热合曼望着风尘仆仆的孙子，叹息地：“不要再去找那座古城堡了。你现在都多大了，还是先去找个女人吧。”

卡西木：“爷爷，您不用操心。您说过，一切都是天意，真主会赐给我的！”

海子里的歌声越来越近，一条独木舟飞快地朝岸边驶来。

罗布挎着笔记本电脑站在船头，划船的罗布少女古丽（18岁）边划船边唱着罗布古歌《阔下克》（歌词大意）：

高高的天空没有云梯，
宽阔的海子没有桥梁，
太阳与月亮都能作证，
你我就是云梯和桥梁。

卡西木望着湖面，不解地：“今天也不是周末，我弟弟咋回来了？”

热合曼：“他到乌鲁木齐开会回来，路过咱们寨子。”

罗布走下独木舟，古丽帮他提着旅行箱走上岸来。

古丽边走边喊：“卡西木大哥，快过来帮着拎东西呀！”

卡西木将手中的缰绳交给爷爷，便急忙朝两人跑去。

6. 热合曼家 傍晚

这是一座胡杨人家院落。木屋依靠一棵古老的胡杨树搭建的，房门是用两片胡杨木拼成的，外观古朴、原始。墙边放着木鱼叉和旧卡盆，院子的空地上堆积着燃烧的红柳枝烤鱼的灰烬。

屋里有一个铺着毛毡摆着被褥的大通铺和简单的炊具，屋内陈设简陋。红柳枝编织的泥巴墙上挂着一张放大的彩色照片：热合曼一家与罗布女友卞亚一起在篝火旁烤鱼时的合影。

热合曼在给孙子冲罗布麻叶茶，罗布将墙上挂着的都它尔拿下弹拨着，发出悦耳的声音。

热合曼倒茶：“多喝点罗布麻叶茶，清热解毒。”

罗布放下都它尔，喝茶：“真爽！”

热合曼忧心忡忡地：“你不能不进去吗？”

罗布摇着头：“我被任命为队长了，要带领队伍进去。爷爷，现在不像我阿爸他们当年靠拉骆驼进去，上级给我们配备了越野汽车、海事卫星电话、GPS，都快武装到牙齿了，您就放心吧。”

热合曼：“魔鬼可不管你武装到哪儿，万一迷了路、断了水，它就会要你的命，把你永远留在那里。（从红柳条箱子里翻出一张像文物似的羊皮图）这是我爷爷传下来的，上面画着60处甜水泉、苦水泉和骆驼泉。你带着吧，进到里边万一断了水，去找图上标着的就近泉眼，就能活下来。”

罗布感激地点着头，把羊皮图揣进上衣兜里。

7. 罗布人祭坛 黄昏

用胡杨木围起的高大土台上竖立胡杨木搭建的太阳标志，四面八个小土台上竖立不同的图形，表示生育、婚姻、祖先、疾病和平安。

卡西木扛着一块大岩盐经过“一个太阳和八个星星”祭坛前，见罗布走来便放下肩上的岩盐块。

卡西木高兴地：“听说你也要带人进罗布泊去找宝，这太好了，我也入伙儿。人多去找，肯定会很快找到的。”

罗布：“我们要找的跟你找的可不一样，我们进去是找钾盐。”

卡西木认真地：“假盐?! 这真盐在大巴扎上都卖不了几个钱，那假盐谁会买呀?”

罗布被哥哥认真的样子逗乐了：“不是真假的假，是做钾肥的矿石。你带回来的这些岩盐里就含钾。这是从什么地方采来的? 那里多不?”

卡西木：“罗布泊里哪儿都有，就是太薄、太少了。(诡秘地) 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我上次进去，真的见到那座古城堡了。房子都是用银子砌的，城堡外真有一片望不到边的海子……”

罗布：“罗布泊干涸的连一滴水都没有了，咋还会有海子?”

卡西木：“念书都把你念傻了，连先辈的话都不信了。我们的仙湖是不会消失的! 这是爷爷说过的。你连你哥都不信了? 我可是亲眼看到的。”

罗布：“你看到的那是海市蜃楼。”

卡西木不服气地：“你别瞎说了! 古尔邦节前我去大巴扎卖盐，碰到米兰农场一位老人，他说他带着儿子进罗布泊去找宝，也见到过海子和那座古城堡，他们开车到城边，突然遇到了黑风怪，丢下汽车才死里逃生。他还说，他看过一本书上记载，一个叫斯什么因的英国人，当年骑着7峰骆驼走进过那座古城堡，里边的银子堆得像山一样高。他让驼工装了几大袋子金银珠宝，衣服兜里也揣得满满的。他们刚要出城，黑风怪突然飞来，吓得他们丢掉一切，才逃出城保住性命。”

罗布：“那本书我看过，那是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，他企图发现传说中的古城堡，便骑着7匹毛驴和骆驼闯进了死亡之海，在沙漠里迷路、断水，险些丧命，根本就没有见到什么古城堡。我看你今后也不要再去找了，传说未必真有其事。”

卡西木：“无风不起浪，爷爷从不说假话的，他都说有!”

罗布：“爷爷后来不是跟我们说过几次了嘛，那个故事是他编的，担心爸爸失踪怕我俩伤心。”

卡西木：“他后来这样说，是担心我总进罗布泊走不出来，那才是编的呢!”

罗布：“这些年来你进去过几十次了，如果真的存在，你为什么至今没有找到?”

卡西木：“真正的宝贝，是不会让寻宝者轻而易举发现的。我们先祖的楼兰古城，埋藏了1500多年，才让他们的子孙奥克德克带着斯文赫定发现的;小河墓地埋藏了3000多年后才被瑞典考古学家挖掘出来，之后又消失了66年才被人找到。我要找的那座古城堡被黑风怪埋藏起来了，说不定那场大风就会把它重新挖掘出来。你等着吧，总有一天万能的主会引导我走进那座古城堡的……”

倏然响起汽车喇叭声，一辆东风猛士越野车在大门前停下。亮丽的女司机楼兰（25岁）从车上跳下。

楼兰朝祭坛方向喊着：“哥，你看谁来了？”

身材如同模特似的青年地质师卞娅（26岁）从车里走下。

罗布迎上前去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卞娅：“听说你要带队进罗布泊，是真的吗？”

罗布点着头。

卞娅急切地：“你不能跟别人换换吗？”

罗布：“首批进去的人员都是局领导审定的，我提议让你跟我一起去，都没有批准。”

卞娅没好气地：“批准也不去，我才不去送死呢！”

8. 篝火旁 夜

湖畔。胡杨林中的空地上燃着一堆篝火，火堆旁插着好几条一劈两半的大鱼，楼兰又将一条一劈两半的大鱼串在红柳条上。

卞娅默默不语地望着篝火，脸上笼罩一片愁云。

罗布拿起一条烤好的鱼，举到卞娅面前，她无动于衷，不接不吃。

罗布将手中的鱼插到她面前的地上，便弹着都它尔唱起罗布民歌：

兄弟为我抓条鱼，
把它烤在火堆旁，
阿妹不吃我不动，
直到放臭又何妨。

卞娅被罗布的歌逗乐了，拿起插在面前的烤鱼吃起。

楼兰看了眼卞娅又看了眼罗布也偷偷地笑了。

寨子大门前燃起一大堆篝火，卡西木在篝火旁帮助爷爷披挂髯须和铜铃。

男女老少围着篝火跳起了民族舞蹈。

古丽喊着楼兰跑来：“楼兰姐，你干嘛还躲在这儿，热合曼爷爷都要下场跳了。”

楼兰：“卞娅姐，一起去跳吧！”

卞娅微笑地摇了摇头。

楼兰朝哥哥做了个鬼脸，拉着古丽的手跑向篝火前。

卞娅叹息道：“你这个罗布人还不清楚，罗布泊是死亡之海嘛！在那儿，死亡就是瞬间的事，多少英雄进不去，多少勇士出不来。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，有名有姓的就有五十多人遇难，平均每年都有一个探险者倒在那里。”

罗布：“没那么可怕，我哥每年要进去好几次，都平平安安地回来了。”

卞娅：“我看你还是不去为好。昨天，我的同学来电话说，她家乡有个大老板在新疆搞到一块小煤田，他想在我们局聘用几个地质工程师，指导井下开采。年薪30万，这价码不低了，咱俩都去吧！”

罗布看了眼卞娅，便垂头不语。

卞娅：“你到讲话呀！我好几个同学都买了车、买了别墅，可我们还是个两手空空的

无产者，我们结婚总不能住在这胡杨搭建的房子吧？”

罗布抬起头来：“地质队为了照顾我家，特指标把我招到队上，后来又保送我到北京地院读书深造，我真是去给私人老板干，我觉得对不起地质队。再说，这辈子能够遇到进入罗布泊寻找国家急需的钾盐资源，就是放弃其他一切，也值得了，这个机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的。”

卞娅：“余纯顺刚刚在那里遇难，他步行走全国8年，等于围绕地球走了一圈多。这次多少人和车辆陪着他，可他还是倒在罗布泊里。人家可是知名的探险家呀，如果你不弱智的话，我劝你不要拿生命去开玩笑。”

罗布沉默片刻：“罗布泊对于我们罗布人来说，那是我们心中的圣地。我们先祖曾在那里创造了楼兰文化。我真期望此番进去若是能找到国家急需的钾盐矿床，就能在那里重建楼兰辉煌。”

卞娅叹息地：“别做美梦了，罗布泊永远是死亡之海！”

9. 冷帽家客厅 日

母子俩在收拾行装，承志帮助母亲往旅行箱里装着衣物。

门铃倏然响起，承志忙去开门。

门开了，长发飘飘、衣着时尚的雅丹（26岁）背着大旅行袋、挎着电脑包站在门口。

雅丹顽皮地：“哈喽！”

承志惊喜地：“雅丹！你咋来个突然袭击？”

雅丹微笑地走进屋与冷帽相拥：“老妈，想我了吗？”

冷帽感到意外：“还没放假呢，咋就跑回来？”

雅丹放下旅行袋：“从网上看到中国政府宣布停止核试验，又看到18勇士要进入罗布泊寻找钾盐的消息，就跟导师谈了我的想法，她非常赞同我的毕业论文选题。”

承志：“你回来想跟我们一起去看罗布泊？”

雅丹点着头。

承志：“太棒了！”

冷帽的脸顿时沉了下来：“棒什么，这次进去的车辆、帐篷、经费，局里都是按人头拨下来的。”

雅丹：“那我自费去，行不？”

冷帽正色地：“首批进去的18个人，都是局领导一个个筛选审定的。”

雅丹拉着妈妈的手，撒娇地：“老妈，带我进去吧，你去跟阿局长说说呗！”

冷帽：“他现在忙得焦头烂额，我可不敢去给他添乱。你趁早打消进罗布泊的念头吧，在乌鲁木齐玩上几天，就赶快回美国吧。”

雅丹敏感的神神经被触动了，生气地：“我一提去罗布泊，您就千方百计地阻拦我。我大学毕业那年，要跟同学一起去罗布泊探险，您说几个年轻人去太危险了，说什么也不让我去。这次你们进去那么多人、那么多车，我千里迢迢地跑回来，您又找借口不让我去。我真不明白这究竟是因为什么？”

冷帽惊愕地望着雅丹，下意识地拿放在案头上的那只绿漆剥落的地质旧水壶。

承志解释地：“你不要瞎联想，老妈这也是为了你好，去罗布泊太危险了。”

雅丹冲动地：“你进去就不危险了？难道你不是她的亲生儿子？”

冷媚拿着那只地质旧水壶的手颤抖了，欲说又止。

雅丹激动不已：“老妈，只要您跟阿局长说一句，他肯定就会同意的。可您只想带着哥哥，不想带我进去。我感觉您太偏心了，哥哥大学毕业，您把他留在身边；我大学毕业，您却把我送到国外去。我好像是您捡来的孩子……”

冷媚震惊地望着雅丹，手中的旧水壶滑落地上。

承志生气地：“雅丹，你咋能这样说老妈呢？她花掉一生的积蓄把你送到美国去留学，她这是偏心我，还是偏心你？”

冷媚眼里含着泪水：“快别跟她说这些了……她慢慢会明白……”顿时哽咽了，掩饰地转身拾起那只旧水壶装进旅行箱。

雅丹发现母亲在偷偷拭泪，歉意地：“老妈，对不起！我……我太想进罗布泊了……”说着哭泣了。

冷媚百感交集地抱着女儿，安慰地：“别哭，都是大博士了。”

门铃又响起了，承志前去开门，阿局长手里拿着文件走进来。

阿布拉：“雅丹回来了，毕业了？”

雅丹：“我是回来做毕业论文的。阿布拉叔叔，我……”

冷媚急忙插话道：“阿局，您大驾光临，有啥吩咐？”

阿布拉举这文件说：“正式文件到了，通知您到北京去参加院士申报答辩。”

冷媚：“明天大队就要进罗布泊了，我是技术顾问咋好走开？”

雅丹急切地：“不参加答辩，审批那关是过不去的！”

冷媚：“那就算了，这次我放弃了，下次再说吧。”

阿布拉：“还是去吧！这可不仅仅是您个人的事，您要是评选上院士，这也是全局的光荣。机票我已经让办公室给您定了。”

雅丹：“阿布拉叔叔，我想进罗布泊去实习……”

阿布拉：“好哇！听说你是研究大地构造的，正缺少一位……”

冷媚站在雅丹身后不停地朝阿布拉摆着手。

阿布拉醒悟地改口道：“不过……”

雅丹警觉地回头观望。

冷媚急忙放下手，朝着女儿尴尬地笑着。

阿布拉搭讪地：“首批进去的名额已经满了，等下一批吧。”

雅丹急了：“那要等多久呀？我的论文需要罗布泊的资料……”

阿布拉：“这样吧，我跟资料室打个招呼，你做论文需要什么资料就去查阅。”

雅丹无可奈何地冷笑着。

冷媚：“你就按阿叔叔说的办吧，局里资料室的罗布泊资料最全。收集完资料，再玩几天就回学校吧。”

雅丹欲说又止，默不作声了。

10. 罗布荒原 日

茫茫的荒原上，飘荡着《勘探队员之歌》的乐曲声，乐曲声中出现如下的画面：

戈壁滩。长长的车队在滚滚的黄尘里时隐时现。

头车东风猛士从黄尘里钻出，猎鹰、骑士、三菱等越野车、皮卡车、汽车钻、水罐车、油罐车等紧随其后，荡起一片没有水分的尘雾。

楼兰驾驶着东风猛士。车里的队员都穿着红色信号服。大鬍子手中拿顶草帽默然无言地坐在驾位旁，这是位寡言、憨厚，像大山一样的人。

坐在后座的万金友，头发已经剃光，像个大和尚。头发乌黑的何尚戴着一顶牛仔帽，嬉笑着伸手去摸万金友的光头，被大胡子抬手打开。

古河道。长长的车队在龟裂的河道里爬行着。

头戴太阳帽的罗布等队员纷纷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眺望岸边。

岸边一片枯死的胡杨林，到处都打着死亡的印记，沙丘已将其下部掩埋，有些倾斜、有些倒地、有些还傲然耸立着，恰似尸横遍野的古战场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队员们的脸上都泛出凝重的神色。

头车东风猛士陷在沙窝里，楼兰从车上跳下，用铁锹挖着车下的沙子。

身着红色信号服的大胡子、何尚、罗布等队员纷纷跳下来推车。

11. 楼兰遗址 日

黄沙漫漫。长长的车队停泊在沙海里。

佛塔和楼兰衙府三间房遗址前，队员们纷纷拍照留念。

罗布无限感慨地抚摸着断壁残垣。

大胡子叹息道：“这就是当年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楼兰城吗？”

罗布点着头道：“楼兰王国的都府，曾经辉煌过七百多年。张骞、班超、唐玄奘、马可波罗等历史名人都先后到过这里。”

何尚玩笑地：“我们要是在这里真能找到大型钾盐矿床，这里就会变成中国的盐湖城——罗布泊市，阁下就是第一任市长。”

罗布诙谐地：“我要当第一任市长，签发的1号文件，就是将市名更改为楼兰市。”

何尚幽默地：“这就是你的罗布人情结！大胡子，快给我拍一张！我可是第一个跟楼兰第一任市长合影的，会进吉尼斯大全。”

队员们纷纷加入合影。

居民遗址里传来楼兰的呼喊声。

楼兰从废墟里拣到一枚铜钱：“哥，你过来看呀！”

民居遗址里，遍地都是木梁、檩条、椽子，一片狼藉。

罗布走过来，看了看说：“这是我们先祖留下来的圣物，还要放回原处。”

楼兰把铜钱又放到地上：“哥，爷爷说的仙湖在哪儿？”

罗布指点地：“从城边到天边，都是罗布泊，我们先人称她为仙湖。水面最大时2万多平方公里，先有罗布泊后有楼兰城。”

楼兰朝城东眺望着。

连绵起伏的黑色盐翘板，无边无垠，像一片凝固的海浪。

楼兰叹息地：“仙湖不是不会消失吗？”

罗布：“可现实却是一滴水也没有了。”

楼兰：“爷爷说，真主还会赐还给我们的。”

罗布：“但愿如此。”

承志拿着海事电话走来：“我老妈从北京回来了。”

罗布关切地：“答辩怎么样？”

承志：“她说，自我感觉良好。明天局里派车送她。”

罗布：“明天我们也派车去迎接她。”

12. 沙漠营地 黄昏

一座座绿的、白的、蓝的、红的帐篷，如同一幅画铺展在黄沙上。各种车辆排列整齐地停泊在营地前。

一座刚刚搭起的白色大帐篷，这是宿舍兼办公室。大胡子站在行军床上，往帐篷壁上挂着巨幅的“大耳朵”卫片；队员甲乙抬着野外简易化验台，放到帐篷窗前；何尚与罗布将电台放到木箱上，进行调试着；承志手里拿着海事卫星电话匆匆走进来。

承志：“跟她们联系不上，手机都打不通了。”

何尚：“一进入罗布泊，手机就都没信号了。”

承志忧虑地：“应该进来了，咋还没到呢，不会出事吧？”

何尚喊起：“喂，喂，楼兰、楼兰……（对罗布说）她的车载电台还没有开。”

承志忧心忡忡地：“天边升起一片黑云，看来要刮沙尘暴了，他们会不会迷路啊？”

罗布安慰地：“他们会停下躲避的。楼兰去接，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，她车上有电子导航仪。再说，楼兰可是自治区的修车、开车全能冠军。只要她带足水和油，单车在罗布泊跑都不会出任何问题的。”

帐篷外，狂风呼啸，黄沙弥漫。

天地间一片混沌。

13. 沙漠营地 夜/晨

风停沙住，沙海日出。

营地里，一片狼藉。

队员们都像土人似的，在忙碌地支起被沙尘暴刮倒的帐篷。

罗布带领队员将白色大帐篷重新支起。

何尚坐在帐篷前调试着电台。

罗布走来，关切地：“接通了吗？”

何尚点着头：“她们安全无恙！沙尘暴从她们旁边过去的。”

罗布松了一口气。

营地里顿时一片惊呼声，大胡子匆匆跑来。